

云中岳武侠精品

湖海群英

情俠系列



下

太白文艺出版社

I247.5
3298
(2)

云中岳武侠精品

情俠系列

湖海群英

(下)

台灣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十五章	威麟堡出动	(315)
第十六章	珍宝复失	(335)
第十七章	众魔缠身	(358)
第十八章	斩妖除魔	(375)
第十九章	镇慑威麟堡	(401)
第二十章	突遭暗袭	(427)
第二十一章	五丁力士	(457)
第二十二章	追杀强敌	(477)
第二十三章	离魂门	(495)
第二十四章	侍女被擒	(515)
第二十五章	恶少逼供	(531)
第二十六章	阴差翟阳	(552)
第二十七章	火烧魔域幻境	(571)
第二十八章	义断情除	(590)
第二十九章	一代枭雄	(614)

第十五章 威麟堡出动

行尸的两位随从，其实是行尸的门人，僵尸功的火候已经相当精纯，使用的人骨形短杖是精钢打造的重家伙，也禁不起聚力一击。

总之，五个人围攻三个人，占不了丝毫便宜。

但二君一王想一下子把五人中的任何一人击毙，也不是易事，八个人展开了一场空前猛烈的殊死战。

朱黛已将行尸孟婆两人，交与许茵照料，偕同另两位师侄女，收拾二君一王的爪牙。她剑上的造诣，绝不是这些爪牙们承受得了的，剑剑追命，招招断魂，说狠真狠，像三个雌虎搏杀群羊。

千手准提是最轻松的一个，因为蒙面人一直就不曾反击，仅承受各种暗器的袭击，似乎有意挨打，也似乎在有意让千手准提“练”暗器而乐此不疲。

“听说你老兄可以在刹那间，击毙十名武林高手，似乎有点夸大。”蒙面人身形不再闪动，刺耳的怪嗓音令人听得浑身不自在：“阁下，我要反击了，我的暗器很简单，一样两样而已。暗器不在多而在精，这个精字并不指精巧，而是指精确，你是暗器大行家，不用我班门弄斧饶舌。失踪了二十年的——代暗器之王，千手神魔李神魔，他的多种暗器十之九是用来唬人的，他真要取人性命的暗器，也只是一两种是致命的，也许是一段小枝，也许

是一片树叶。像你，可就下乘得很，每一样都想一击致命，却又每一样都落空，浪得虚名，我可怜你。”

千手准提已有点沉不住气了，这在暗器名家来说，是极为犯忌的事，沉不住气表示信心动摇，信心动摇就会影响发射的劲道，准头失去神意的控制。

“阁下的身法实实虚虚，移动不守常规令人难测，是在下三十年来，惟一无法控制的劲敌。”千手准提的语气不稳定了：“你用什么暗器，把无手天尊击毙的？”

“你何不自己去验看？”蒙面人说：“我给你时间。”

“你验出来岂不省事？”

“我说出来就对我不利，有欠公平。”

“在下验看同样知道，是不是？”

“那就对我有利了。”

“废话。”

“你就是听不得老实话，输不起。”

“你……”

“你验看之后，就会心惊胆跳，你的手就会发抖，对我当然大大的有利，我为何不好好利用这大好良机？你也许不知道，有些人不能见血，尽管他身上流动着血，但一见血就会浑身发软，甚至会晕倒。也许你一生中，都在肆意杀人，用暗器在远处杀人，可能是不敢面对一具死状很惨的尸体，所以你不肯验看，看了可能会晕倒呢。”

“哼！在下就验验看。”

“请便。”

千手准提是不是真的不敢面对一具尸体，旁人是无法知道的。他扫了蒙面人一眼，确定蒙面人没有乘机袭击的意思，便大踏步向四五丈外的无手天尊尸体走去，双手极为自然地摆动，与平常走路毫无异样。

两丈、三丈、四丈……

三枚可以任意折向的飞鱼刺，悄然从掌心中飞出。刺长仅四寸，弧度可以准确地控制飞行路线，细小而薄，黑夜中发射百发百中。

他是斜对着蒙面人的，飞鱼刺划出三道令人难觉的弧形淡芒，绕射蒙面人的背心。

刺出手，人仍向尸体举步接近，迈出的一步尚未踏实，突觉左肋一震。

用暗器杀人的名家，并不表示也有挨别人的暗器所伤的经验。他就是从没被别人暗器击中的人，对左肋的轻微一震仅感到有点意外而已。

可是，等脚一落地，可就感到不对了，脚一软，向下一挫。

他勉强站稳了，终于觉得肋下有某些可疑的变故，本能地伸手一摸，恰好摸到正在流血的一个洞孔，隔着湿衣，他仍然知道那是一个洞孔。

“你……”他吃力地扭转身，面对两丈外的蒙面人叫。叫声中，他觉得某些地方像在泄气，某些无法触摸的地方有痛楚感。

蒙面人正伸出右手，摊开掌心，三枚弧形的锋利四寸飞鱼刺，正一枚一枚地翩然掉落在泥水里。

“回风飞电录钻入你体内了。”蒙面人轻松地说：“那是无手天尊的，留在你体内纪念。今天，天下十大暗器名家中，两个同时除名。好走，阁下。”

他走不了，在阳间他已走完了最后的一步，以后要走的，是阴间的道路。

一声哀嚎，他仰面摔倒。

蒙面人大踏步上前，搜走他的暗器囊。

二君一王三支剑威风八面，所向披靡，把围攻他们的八个男女，逼得八方散窜。朱黛三女的加入，事实上反而影响了六合潜

龙五个人的活动空间。

蒙面人在外围看了片刻，摇摇头苦笑。

“大家退！”蒙面人沉声叫，声如乍雷：“等会儿老道情急拼命，加上妖法行破釜沉舟一击，你们很难幸免的，快往庙附近退。在空旷处与这些狗东西斗阵法，你们怎么这样笨呀？”

朱黛对蒙面人有一份特殊的感情，首先发出一声信号，倒飞三丈脱出剑阵，小鸟似的飞到蒙面人身旁，娇喘隐隐可闻。

“那你上呀。”朱黛忘形地倚在他怀中说。

“我不笨，我要用千手准提的法宝，一个一个像射雁一样，把他们射下来。要打赌吗？”

“赌什么呀？”

“赌他们绝对无法接近我三丈以内，少一尺算我输了。当然，尸体滑过来不算。”

两人一弹一唱，声传三五里。

最后一个撤出的是六合潜龙，鬼面具歪在一旁，状极可笑，像是折断头的泥塑鬼卒。

“厉害！”老人家泄气说。

八个人在蒙面人左右分列，颇为壮观。

二君一王竟不敢冲上来，被刚才两人的对话镇住了，九比一，冲上也不一定讨好，因为九人后面不远处是土地庙，庙附近有树丛，剑阵在这种地方威力有限。

“你到底是谁？”沧海君还在五丈外厉声问。

“你去猜好了。”蒙面人刺耳的嗓音怪怪的：“我不想招惹你这三位臭味相投，结伙称雄道霸的大人物。人怕出名猪怕肥，我胆子小，可不想做人人注目的大人物。其实，杀死二君一王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你们实在算不了大人物。”

“你把千手准提……”

“杀死了，你瞧。”蒙面人举起千手准提的暗器革囊：“这是

他的暗器囊，如假包换。现在，是我的了，我要用这些暗器杀掉你们，有种你们就冲上来？”

“无手天尊呢？”

“也死了。”

“阁下，山长水远，咱们后会有期，我沧海君会查出你的底细，和你没完没了。”

三人向后急退，片刻便消失在视线外。

“该死的！你们不收尸就走？”蒙面人大叫。

“……”

行尸的右后腰被飞电录贯穿一个洞，内出血相当严重，但幸好有神效的金创药，总算保住了命。

炼魂孟婆双腿淬毒的钉形暗器击中，毒性并不猛烈，对方志在活擒，这种毒难不倒稍具毒物常识的人。

朱黛将行尸抱入庙内，重新替师兄上药裹伤。

“师……妹，你……你怎么回……回来了？”行尸有气无力地问。

“师兄，我……”朱黛期期艾艾：“我只是放……放心不……不下。在半途上……一些贼，知道二君一王往这条路上来了，所……所以……”

“所以你赶来……”

“是的，半途碰……碰上他……”

“哪一个他？蒙面人？”

“师兄，请不要说。是……是我不好……”

“不，你是对的，我在他手下死过一次了，这次……”

“他在追踪二君一王，不等我向他求援，他就……”

“替他谢谢他。我想，我该洗手脱离江湖了。”行尸失声长叹：“江山代有才人出，老一辈的人何苦还在江湖现世？死在江湖，毕竟不是愉快的事。你对他……”

“我不知道，师兄。”
“好好把握你自己，师妹，我祝福你。”
稍矮的鬼面人，一直在旁留心他们的谈话。
六合潜龙没除下鬼面具，与金笔秀士站在奄奄一息的严知县面前。

许茵姑娘在一旁，将师伯行尸拷问严知县的经过说了。
严知县双耳没有了，肩上丢了两块肉，腹部挨了重击，已是离死不远。

“你拿他怎么办？”六合潜龙向金笔秀士问：“拔笔宰了他？”
“不了，我已经没有杀他的兴趣。”金笔秀士摇头苦笑：“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上天差行尸执行报应，我何苦做刽子手？让他自生自灭吧！”

“也好，这不是你该做的事。”
“裴前辈，晚辈惭愧。”
“彼此彼此，谁也不说谁好不好。真糟，我的事还没着落呢。”

“救颜耿文？”
“是呀！”
“蒙面人不说……哎呀！他呢？”
蒙面人已经不见了。

“这位姐姐。”稍矮的鬼面人拉住了朱黛：“你知道蒙面人是谁吗？”

“知道。”朱黛惶乱地用目光搜寻蒙面人。
“他是谁？”
“别问我。”朱黛不胜烦恼地冲出庙外。
东方发白，细雨已止，四野空荡荡，蒙面人早就走了，到哪儿去找？

“我要去找他！”朱黛泪盈盈地向寂寞的晨空呼叫。

大官道从真定南下的第一站是栾城，两辆轻车在巳牌左右，方通过广济桥，不徐不疾地向南又向南，并不急于赶路；巳牌出城实在太晚了些。

五里，十里……十里亭在望。

十里亭前停了不少健马，还有三辆华丽的轻车。久旱初雨，雨虽停了但满天阴霾，像这种鲜衣、怒马、华车，以及从人一大群的旅客，要是在路上碰到大雨，那情景真够尴尬的。目下虽则雨止，看这些车马的泥泞狼狈像，实在威风不起来，神气不起来。

不是在十里亭歇息，而是在修理一辆华丽轻车的车轮。这就是人多车多的缺点，一辆车出了毛病，所有的人都被耽搁了。

大概车刚刚修好，有人吆喝着准备登程。

是南下的车马，显然这队车马不曾在府城逗留，而是天明后不久，穿越府城南下的。至于从何处来，就很难估计了，真定路通四方，谁知道从哪一方通过府城的？

两辆轻车，恰在这时接近了十里亭。

两名骑士策马迎面拦住了，举马鞭示意要轻车停止前进，气势汹汹。

这就是有身分地位的，所拥有的特权，有权禁止身分低的人走在前面。假使是久早在路上行驶，后面尘埃滚滚，走在后面的人委实吃不消，所以走在前面的人，轻易不肯让后面的人超越。

假使地位相当，那就看谁人多势众。

两骑士的用意极为明显：等一等，等咱们先走。

第一辆轻车的两个车把式，高瘦阴鸷，脸孔似乎不健康，一双怪眼放射出刺人的寒芒。

“怎么啦？”掌鞭的车把式阴森森地问，缓缓刹住车，摆出讲理的态度。

“跟在后，咱们的车马立即启程。”骑士之一可不想讲理。

其实，官道潮湿，车马经过不可能扬尘，只是有点泥泞不能快赶而已，不需别人超越。

“凭什么？”掌鞭的目光更阴森了。

“浊世滔滔，威鹿称豪。”另一名骑士神气地高呼。

“阁下有何高见？”打交道的骑士厉声问，那不可一世的神情委实令人难以忍受。

“启禀主人，请指示。”大掌鞭扭头向紧闭的车窗说。车三面有窗，关上窗便看不见车内的人。

“不必亮身。”车内传出指示：“威麟堡威震江湖，目下咱们不宜与人结怨。”

两骑士听得一清二楚，车内人的口气显然对威麟堡并不怎么尊敬。

“车里面的人听了。”打交道的骑士嗓门大得很：“要想与威麟堡结怨，不会有好处的，算你聪明，聪明人活得要长久些。”

“你这混蛋狗王八！”大掌鞭委实受不了，破口大骂：“要是早两天你敢说这种话，太爷我一定剥你的皮，剁了你喂狗。”

“你这狗东西该死！”骑士火冒三千丈，策马绕车右冲向车座。

又驰来一男一女两骑士，闻声驰来察看。

“等一等！”美丽的少女骑士及时制止骑士出手揍大掌鞭：“什么人在此无礼撒野？”

“亮身！”车内的人沉喝。

“天下三尸，不留子余！”大掌鞭在车座上站起，舌绽春雷沉喝。

两辆轻车的后车门同时开启，同时涌出六名男女。前一辆车是行尸、炼魂孟婆、许茵。后一辆车，是朱黛和两位师侄。

四名车夫，在车座下掏出了白骨棒。

男女四骑士脸有惊容，但并不害怕。“我行尸第一次掩起行藏赶路，也第一次碰上有人敢如此侮辱我行尸。”行尸那披头散发的鬼样子本来就够吓人，说的话更是阴森冷厉带有七八分鬼气。

天下三尸通常不在白天露面，也很少在白天赶路，这是江湖朋友耳熟能详的事。夜间赶路或露面时，从不掩起行藏。

“非常抱歉，原来是钱老前辈，恕晚辈无礼，不知不罪。”女骑士颇有风度地行礼赔不是：“老前辈假使先亮身，就不会有此误会了。”

“你们威麟堡的威风，果然名不虚传。”行尸气消了，确也不想与威麟堡为敌：“小姑娘，是否打算把老夫这些人留下？”

“晚辈岂敢？”女骑士挥手示意，命三位男骑士退至一旁：“老前辈请先行，请。”

其实，女骑士说得客气，而流露在外目无余子的神情相当强硬，自始至终，三位男骑士一直采取戒备的状态，随时皆可能出手拦阻。

行尸当然心中有数，威麟堡的声威，比天下三尸只强不弱，威麟堡主浊世威麟范大风的真才实学，确也比三尸略高一二分，而且人多势众，威麟堡的人能保持表面上的客气，已经是很给面子了。

当然，威麟堡的人也心中有数，像天下三尸这种孤魂野鬼凶残恶毒，招惹了必定有百害而无一利，如非必要，最好不要树这种强敌。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被夜间活动的三尸缠上了，所付代价将极为可观，三尸可不是拍胸膛称英雄的角色，明暗俱来出手残忍冷酷，总不能出动堡中众多高手，在天下间穷搜加以搏杀，出动少数人也将像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何苦来哉？

彼此皆各怀戒心，保持表面上的礼貌，这就是行尸开始时不

愿亮名号的缘故，他也不想招惹威麟堡自找麻烦。

每一个声威到达某种程度的高手名宿，内心里都不希望与对方直接碰头，除非自信能胜得了对方，或者吞并或除去劲敌的时机已经到来，不然最好互相回避为妙，以免碰上了引起意外的冲突。

当谁都不肯自认声威低一级，冲突是无法避免的。更糟的是，连三流小混混也不认为自己比别人低一级。

名利之争，武林人最为强烈，在江湖闯荡，表面上说得冠冕堂皇，说什么行侠，说什么主持正义，说什么为弱小作不平鸣……

行尸不愿招惹威麟堡，并不是他愿意承认天下三尸比威麟堡低一级，至少在心理上不愿承认。但目下他受伤在身，而且已经有洗手退出江湖的打算，所以收敛了许多，但一旦受激，立即凶性恢复，故态复萌。幸好对方及时改变态度，即使改变得并不太明显，至少已经给他留下了退路，让他不伤自尊下台阶，他也就认了。

这边起了纠纷，亭子前的人皆将注意力向这边集中。这时，车马即将动程。

车与马已经把路堵塞了，行尸的车想过去并非易事，即使想硬冲也冲不过去，可知女骑的请字，实在没有真正谦让的意思。

“好，老夫领情。”行尸忍就忍到底：“也许有一天，老夫会回报贵堡的。”

“威麟堡的堡门，随时准备为老前辈而开。”女骑士语含玄机：“江湖朋友都知道五台南面的留凤岭，是敝堡的所在地，老前辈请玉趾光临。”

“老夫记住了。”行尸悻悻地说，开始登车。

女骑士的目光，追随着朱黛转。朱黛的脸色显得平静，凤目也在女骑士的身上打量。

双方都是芳龄二八二九之间，同样的美丽动人。女骑士穿骑装，显得刚健婀娜，曲线玲珑十分惹火，让男人想入非非。

同性相斥，尤其是同样美丽的女人碰上了头，心理状态之复杂可想而知，有如两头肉食猛兽，关在同一个笼子里，随时都可能爆发一场惊心动魄的恶斗。

朱黛是最后上车的，刚到达车门，女骑士已找上了她，冲突将无可避免。

“你也是钱老前辈门下？”女骑士挑衅地问。

“有什么不对吗？”朱黛不是省油灯，态度当然不会友好。

“我只是感到奇怪。”女骑士似笑非笑。

“有何奇怪？”

“僵尸功似乎不宜女性修炼，对不对？”

“你又有何高见？”

“要是我，我不会练。”

“你如果练，将是一个死女人。”

“你怎么没死？”

针锋相对，气氛一紧。

“这表示你孤陋寡闻，没见识。”朱黛冷冷一笑：“一个正宗内功根基扎实的人，加练僵尸功不但不会死，反而功力猛晋。像你，一练就会死，因为你的内功根基，实在差得很远。”

“哼！你是说，你的内功比我高明？”女骑士冒火了，柳眉一挑，晶亮的大眼中杀机怒涌。

“我说了吗？”朱黛却反而冷静下来：“让我想想看，是不是真的说了。”

自命不凡的人，不论男女，一言不合就动刀子拳头，不足为怪。

“我倒要见识见识行尸门下内功根基到底有多扎实。”女骑士一跃下马：“你贵姓呀？”

“我姓朱，目下的皇帝也姓朱，但这朱与那朱血脉不相连，你可以放心，我不是宗亲伏势欺人。”朱黛也不甘示弱，缓步迎上：“你呢，姓范？”

“不错，范梅影。”

“我叫朱黛。”

“我要见识见识你的僵尸功。”

“我也有意领教威麟堡的密宗苦行禅功。”

一匹健马驰到，是一位侍女打扮的女骑士。

“小姐，夫人说，不要多事。”女骑士马上欠身说：“让龙卫或凤卫把他们打发走算了，要启程啦！”

“不行，你去向我舅妈说，要她们先走。”范梅影气冲冲地说：“这是我的事，我自己和这些人了断。”

“小姐……”

“你们走！”范梅影不悦地叫。

“好吧！”

“我很快会赶上来的。”

“车马开始动身，留下八个男女骑士，其中有英俊、美貌的友凤二卫，在一旁下马列阵，甚有气派。

行尸与炼魂孟婆，在车窗向外观看，无意出面干涉，小一辈的冲突，老一辈的人少干预为妙。

朱黛今天穿了黑色的骑装，范梅影是酒红色的，两人同样美得撩人，年岁相若，曲线同样惹火。不同的是，朱黛穿黑，有点冷若冰霜的韵味。

范梅影则是不同型的娇娃，即使盛怒，浑身依然流露出令男人心跳加快的媚态，正是天生媚骨一类女人。两相比较，春兰秋菊各有风华气派。

一冷一艳，面面对峙。

艳如桃李的人，通常比冷若冰霜的人耐性差，一声娇叱，红

影无畏地走中宫硬行切入，一掌当胸便拍。

已经表明要比内功，这一掌自然不是巧招，掌心殷红似血，密宗的苦行禅功已提至八成，志在击破僵尸功，无俦掌劲突然迸发，八尺外掌劲外缘的气流化为罡风，向前汹涌卷去。

朱黛其实练的内功不是僵尸功，女人先天体质与男人不同，不宜练这种像死人一样的邪门内功，范梅影把她误认作行尸的门人，知己不知彼，真不宜一开始就行雷霆一击，估计错误有输无赢。

朱黛踏出一步出掌，全身的劲道集中于一点发出，掌心颜色正好相反，苍白而略带银灰色，毫不示弱硬接硬封，意在一掌分高下。”

啪一声爆响，劲气如潮，罡风激荡，接实时似乎同时爆发出一声回响，以及骨骼的震动声。

人影各向后飞退，退出丈外脚下仍然稳不住马步，急速向后滑。

“吧嗒！”范梅影仰面摔倒。

噗一声响，朱黛也前仆以手撑地。

路面仍然泥泞，这一下妙极了，一个前面沾满了泥浆，一个背部一塌糊涂。

范梅影要狼狈些，而且退的距离远了八尺。

“我非毙了你不可……”范梅影跳起来，发疯似的尖叫，而且作势伸手拔剑。

朱黛双手全是泥，冒火地在裙上拭手。

“我要你的命！”她也要拔剑。

行尸几个在车里的人，忍不住大笑起来。

范梅影的八个人不敢大笑，转头掩口而笑。两人的狼狈像，的确令人忍不住笑。

七匹健马来自府城，蹄声如雷，泥水飞溅，好快！

“不要胡闹了！”最先到达的英伟年轻人勒住坐骑大喝：“妹妹，你这样子还能见人吗？舅妈他们呢？”

“以后我再找你。”范梅影凶狠地向朱黛说：“我必定杀你。”又转向年轻人：“舅妈走了片刻，怎么啦？”

“你们真该在府城逗留。”

“为何？”

“府城闹翻了天，山东来了二君一王，以及马阎王一群人，要追一些珍宝。昨晚驿三个退职知县被掳走，各方英豪各展神通。”

“无影刀他们也参与了？”范梅影急问。

“不知道，倒是有一人，但他竟然没参加，而事先所有的人都以为他是二君一王的劲敌。”

“谁？”

“逍遥公子。”

“哦，他……”

“咱们在井陘关附近，彻底详查那天你出事前后，往来途经该地的江湖人，里面不是有一个逍遥公子吗？”

已经到了车门，准备登车的朱黛站住了，用巾故意拭掉身上的泥浆，其实全神贯注倾听他们的谈话。

“唔！也许在现场被我用空灵香薰倒的青年人，是江湖上小有名气的逍遥公子，可有那小书生的消息？”

“府城曾经出现几个书生，连金笔秀士也露了脸。我没工夫详查，必须让你去认，谁知道戏弄你的小书生是何来路？只有你才认识他。”

“好，我先回府城。龙卫。”

“属下在。”年轻魁伟的龙卫在马上欠身答。

“快派人追上去禀知，快。”

“属下遵命。”